

# 「日本通」王芃生的感情世界（五）

鍾楊瑞先

## 生死之交名園賦詩

我們中國人常說：「生死見交情。」

日本詩人木下彪，請中日詩人在日本東京幸樂園詩酒之會。時值民國二十六年暮春，中國派駐日本的許世英大使偕參事王芃生及孫湜二人赴會。互相介紹，也彼此欣賞：

「許大使是安徽省寧國縣人。前清進士。書法、詩詞俱佳。寧國東南有黃山。」

說着，木下彪即以黃山爲題，作詩一首呈給許世英大使看；許大使取筆錄下。並且即席作詩一首：

「芳馨春韭已忘還，鮑謝風情一席間。

獨客天涯聽夜雨，今宵有夢到家山。」

王芃生自我介紹：

「我是湖南醴陵人。」

日本詩人木下彪說：

「聽說貴國湖南湘軍和安徽淮軍都著名。又聽說貴國人將同治中興的湘淮，比作日本明治維新的薩長，我是長洲出生。湖南人實在跟日本人薩南人相似，脾氣精悍，業績也相似！」

王芃生東京音的日語，也爲木下彪欣賞。木下彪又問芃生：「你爲何常寫：『日叟王芃生？』」

「孟子見梁惠王開卷曰：『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』」

木下彪聽了肅然起敬。心裡想：眼前的詩友王芃生，將來對中國和日本問題上，一定起很大作用。

不久，炎夏至，大家又有詩酒餞別之會。芃生賦詩如左：

「磊落人寰志不窮，浩然歸去大江東。

五雲樓閣君房樂，盡入陳郎詩畫中。」

數日後，又有詩酒之會，許世英大使，來了二下，作一首詩就走了。其詩如下：

「水滿平川月滿樓，扁舟歸去未能留。

江南紅葉西湖雨，天際懷人萬里秋。」

許世英大使，抗戰時任行政院賑濟委員會委員長，在臺北市九十許方去世。人稱爲許靜老。

木下彪漢詩好，也愛交中國朋友，民國五十年，木下彪曾接受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之聘來臺講學，並拜謁許靜老話舊。

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十七日，王芃生逝世二十一年，在臺北親友設奠於善導寺。想不到他日本朋友木下彪遠從日本來臺祭奠，並且携來芃生用宣紙寫的墨寶，由政大教授陳固亭接待。「一生一死，乃見真情。」令人感動！

## 日重O型德尋A B

民國二十六年，中國日本情勢緊張。中國民間反日情緒高漲；日本少壯軍派軍人叫囂：「對中國政策態度要強硬些！」並且大事叫囂：

「日本外相要找O型血液的人！要有果決的性格！」

可是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，在報紙上大事徵求A B型血液的德人；因爲A B型血型的人，比較多才多藝，能適應各種環境。原來德國廣求A B型血液的德國人，要加以嚴格訓練，做諜報人員。

## 返國述職預言戰爭

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春五月，芃生返國述職；到上海後就住在滬西白利南路他繼母

所生的妹妹全英家。全英嫁給湖南平江人吳維嶽；吳先生在美國研究無線電，曾任湖南廣播電臺臺長，後來在上海開辦南華電器公司，房子很講究，也够氣派。南華專給各地裝設廣播電臺，業務不差。

吳家上下，對大舅舅非常歡迎；然而這客人早晨起來，睜不開眼睛；原來被眼屎所蒙住了。要我護士小姐，用稀薄的硼砂水，沾了棉花，左洗右擦，方將瓦生小眼睛給洗開；他在那些日子，苦思焦慮，看很多人的信及報告，又加上他大膽地判斷：知道日本將有軍事行動於華北。

瓦生勉強睜開病眼，着手草擬上蔣委員長密函，由賢英堂弟鍾國元謄寫，國元毛筆正楷，比一般人書信略大些的字寫 面 陳

### 委員長

日本將於七月上旬，有軍事行動於華北。蔣委員長接到報告，至為震驚，特派蕭秘書來看瓦生；囑他晉京一談。可是瓦生眼睛一直睜不大開。

親友商議的結果：把瓦生送到張錫祺眼科醫院動手術，刮沙眼；張醫生為臺灣人，手術高明，果然不到一個星期，可以出院了。

### 秘書來訪黑黃倒屣

古人稱：如果客人來訪，表示熱情歡迎，用「倒屣相迎。」瓦生聽說軍事委員會蕭秘書長來訪，忙從床底下摸出兩隻鞋子穿，大模大樣談了半天；客人一走，家中人圍向瓦生大笑；原來瓦生一隻腳穿黑皮鞋，另一隻腳穿黃皮鞋。

從此每天買京滬快車火車票；又因眼睛睜不開而退票，賢英從日本趕回上海照顧，並說：「喊他晚上不要看書，他偏要看！」

### 晉京任交通部次長

瓦生眼睛終於好些啦！坐了火車到達南京，謁見了 蔣委員長；並且陳述種種跡象：日軍可能七月上旬，出兵我國華北，這戰事可能擴大；沿海幾省，都可能被佔領；我們要得到外國軍火及物資，一定要在大西南開闢滇緬公路、中印公路，最高當局很表重視。

不久，發表王瓦生為交通部次長；出使越南交涉滇越鐵路交通問題；同時為滇緬公路對緬甸交涉，同時也佈置情報網。

太平洋戰事爆發後，即一九四一年，加爾各答英軍當局，從印緬邊境中，截獲很多智識分子。祇要他們說：

「我們為 General P. S. Wang 工作的」他們大多都得到禮遇與優待，送他們往重慶或返緬甸敵後工作。其中有許多人戰後都成了緬甸政府的要人。滇緬公路，在抗戰中，果然發揮了效用；運送很多國外物資到後方重慶。

### 不幸言中七七開火

王瓦生預言果然不幸言中；日本藉口尋找演習失蹤的兵，而在北平近郊宛平縣盧溝橋進兵。宋哲元第二十九軍奉命把守；日本軍隊不聽警告仍前進；我軍奉命開槍。日本猛烈開槍。激戰開始。日軍又砲轟宛平城。這驚天地，泣鬼神的地步

戰開始了！

### 無定河上之盧溝橋

唐人陳陶詩有：  
「誓掃匈奴不顧身，  
五千貂錦葬胡塵。  
可憐無定河邊骨，  
猶是春閨夢裡人。」

永定河古謂無定河，常為戰場，兵家必爭之地。「盧溝曉月」，為燕京八景之一。橋上有二百多尊石雕獅子，各式各樣不容易數清楚。因為大獅子有爪子壓的，背上爬的小獅子，究竟多少個？數也數不清。

### 國家危急存亡之秋

「七七」砲火響了！警醒人們求和平的迷夢，很多青年，紛紛離開溫暖的家，從軍報國；很多華僑青年，也坐船紛紛趕回祖國參加抗戰；更有許多留學生，學業尚未完成，也紛紛返國，投効祖國，參加抗戰。因為這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，弄得好，中國人可揚眉吐氣活下去，弄不好亡國滅種也說不定。

到處歌聲嘹亮，標語繽紛醒目，睡獅驚醒啦！

日本陸軍在華北發動了「七七」；日本海軍也不甘落後，在上海發動了「八一三」。這十里洋場的上海，是世界六大名城之一，當時華洋雜處；在日租界地區的中國人，處境很尷尬，儘快收拾家私細軟逃出。法租界霞飛路一帶，仍是平靜，是「高級華人」暫時避難處；英租界大英大馬

路，印度巡捕「印度阿三」，挺胸闊步。很多報紙出「號外」，報導抗戰消息；又登載戰場新聞，鼓舞士氣民心。

這空前浩劫，也是人性的試金石、忠奸立辨。王其生仍以交通部次長的身份，與其妻鍾賢英住在南京，其生誓死效忠政府，奉命籌備組織「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」。

其生首先要羅致人才，第一位想到的是：龔德柏，他倆是在東京一同逛舊書屋的老友。其他如李萬居，有親戚之誼，精通法文，可以在香港越南一帶工作。又找到表兄陳適生，穩健不多言，正可以做機要工作。後來在「國際研究所」，陳適生被同仁取別號叫「包包」，因為鐵面無私。

「八一三」戰爭爆發的第二天，日本的飛機轟炸我們杭州空軍官校；我們空軍健兒迎戰，由高志航以愛國又機警之技術，創下了殲滅敵機六架，我一架未損失的光榮紀錄。後來訂「八一四」這一天為空軍節。

抗戰開始了，反日抗日付諸行動，王其生很緊張，龔德柏很興奮。王其生請龔德柏擔任主任秘書，並且在湖南瀘溪——也就是龔德柏家鄉成立辦事處。

這是王其生、龔德柏友情蜜月時間。

### 剃刀邊緣非愛即恨

我們中國人常說：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」所以懂得朋友相處之道，應如細水長流。到處烽火連天，南京國民政府由長江上溯至漢口，又遷到重慶。其生也將國際問題研究所由

瀘溪遷到重慶會家岩。

會家岩漁村，是一幢灰色二層樓洋房，樓上樓下不足十間，數百員工不敷使用。又在近郊李子壩租了一幢洋房，樓上樓下不足六間，又租了半山民房，做電臺，與淪陷區外勤通消息，全靠這半山腰的電臺。

龔德柏的住屋，就在電臺斜對面。

龔德柏主任秘書批公文，往往詞句不太修飾，對外勤人員遞來的情報認為不滿，批「狗屁」二字。王其生認為不對；因為這公文將來存檔，如何對人交代？同時要緊公文，還要送蔣委員裁奪。龔先生原配已去世，有意娶賢英胞姐鍾賢鈞為繼室；鍾賢鈞北平燕京大學畢業，風度亦佳，對龔先生留日八年，未進大學，表示不滿。親戚結不成，又成仇人。其生對此也無可奈何。

抗戰物資本來缺乏；可是龔德柏認為總務科長王國康服務太不週到，把王國康用繩子綁到李子壩石頭房子院子樹上，要拔手槍打王國康，被同仁攔住了。

此後王、龔二人，友情趨冷。

王其生心慈，從不打太太、孩子。與家人囑氣，躺在床上自己捶胸。尤其到過歐洲，其生處處表現紳士風度。

### 改聘顧問口誅筆伐

王其生改聘龔德柏先生擔任高級顧問，薪水照送。龔德柏脾氣倔強，送顧問聘書被他擲回；其生祇好請他內弟鍾國元再專門跑到李子壩半山上，笑臉送上聘書。龔大叫：

「無功不敢受祿！」

鍾國元疏言相勸，龔先生方收下這聘書。從此，龔德柏恨王其生入骨，口誅筆伐，不遺餘力。

後來所裡一位研究員張之淦先生寫：

「不能給墳墓裡的人亂戴黑帽子、紅帽子；也像不能給獨身的王老五戴綠帽子一樣。」

### 防空洞內讀書寫作

王其生鑒於常跑警報麻煩，他的住屋本來靠在山邊，索性就在住屋山邊開一小防空洞，讀書看報看公文，都在裡面。從外引進一條電線，小燈泡下自得其樂；偶而肚子餓，花生米充飢。

### 東京故人蔡培火來

王其生在東京舊書屋逛，曾認識臺灣人蔡培火。我軍在前方作戰，俘虜幾位能操國語的「日本人」，他們說是福建臺灣人，交李萬居等詢問。李萬居在臺灣文化協會聽講演時，似乎見過蔡培火；蔡培火又說，他不是做日本皇軍奸細，更不是打仗，而是想促進「和平」；並且他認識「王大楨。」

### 階下囚變成座上客

於是李萬居擔保蔡培火，並且將蔡培火帶到王其生住處，其生一見東京書屋前的故人，欣喜望外，免費招待他住在漁村，供給他衣食，當然也詢問日本當時情形；直到戰爭停止，蔡培火先生方返臺灣。（未完待續）